

為熱愛傾盡全力 人人都可「飛馳」

投稿

3月的最後一天，香港的晚風夾帶着這幾天總是突如其來的驟雨濃雲的氣息。夜晚走進戲院，以《飛馳人生3》的浪漫烘乾了潮濕的心氣和天氣。不同於前兩部偏向「落魄逆襲」的戲劇張力，這一部韓寒將重心放在故事推進的縱深與人物弧光的打磨上，讓引擎的轟鳴不單是視覺盛宴的陪襯，也成為每個角色與命運較量的吶喊，每一段情緒落地的註腳。

電影沒有沉溺於情懷復刻，用緊湊的故事張力告訴我們：飛馳不是一時的速度，而是一生的態度；賽道不是單純的競技場，而是人生的鏡像。

《飛馳人生3》以「沐塵100拉力賽」為核心，用南北雙線並行的賽制，將劇情衝突從「人與自我的較量」昇華為「人與人」、「人與規則」、「人與時代的博弈」。影片節奏張弛有度，前半段從張馳的日常困境鋪陳開來：昔日車神拍祝福視頻謀生，為組建車隊抵押養老錢，對抗資本操控與AI（人工智能）算法的擠壓，每一步鋪墊都真實可觸，沒有刻意的戲劇化懸念，卻讓「出發」的決心顯得彌足珍貴。後半段近五十分鐘的賽道戲，沒有

多餘的插科打諢，只有砂石飛濺、引擎嘶吼的生死競速，每一次轉彎、每一次剎車，都與人物的命運緊緊綁定，讓故事在緊張刺激中完成層層遞進，最終在兩條賽道的匯合處，讓人物走向超越輸贏的精神昇華。

這種敘事方式，讓「飛馳」有了具體的困境、掙扎、堅守，讓觀眾在追隨劇情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走進角色的內心世界。

沈騰將中年張馳的複雜心境詮釋得淋漓盡致，為贊助發愁，因技術迭代而焦慮，在資本博弈中嘔吐屈辱，卻在引擎響起的瞬間，眼裏重新燃起熱烈的光。張馳的出發，是為了凝聚一群人的信念，守護純粹的競技理想。當他面對車迷的指責，平靜說出「我也要做事了」的瞬間，中年男人的隱忍與倔強躍然銀幕，戳中了無數在生活中負重前行的人的心緒。

以「瘋勁」對抗AI算法

影片最具時代意義的亮點，是張馳帶領團隊，以人的自我較量對抗AI算法的擠壓，這一對抗不僅推動了故事走向深處，更給當代年輕人帶來深刻啟示。孫宇強用直覺經驗對抗AI算法的橋段，給出了

韓寒對當前AI時代的回答：AI能計算出最優路線，能提供精準數據，卻算不出「晚剎車點」的搏命意志，算不出日復一日訓練積累的肌肉記憶，更無法理解那份豁出去的「瘋勁」。

張馳的較量，最終是與自我的較量：對抗惰性、對抗懷疑、對抗技術迭代帶來的焦慮，用無數個揮汗如雨換輪胎的時刻，打磨專業判斷，錘煉駕駛技術，最終在千鈞一髮之際，憑藉人類獨有的經驗與韌性，戰勝了冰冷的算法。

一個人不想贏就不會出發，但是沒有不怕輸的精神是贏不了。張馳渴望贏，所以不顧一切出發；他不怕輸，所以在賽車損壞、前路險阻時，依舊腳踏油門，一往無前。而當賽道上的對決進入白熱化，頂尖高手過招，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勝的是孤注一擲的專注和決心，是千鈞一髮時極致專業的判斷力，這種勇氣是過硬的專業能力帶來的。

飛馳人生，戲如其名，講的是人生。人這一輩子，總有一件事，會讓我們渴望出發吧。然後全速前進，直到終點。儘管塵土飛揚，儘管破損毀爛，但勝利本身就是一種絕美的姿態。

《飛馳人生3》是一封寫給所有追夢者的情書，

告訴我們，人生就像一場漫長的拉力賽，沒有永遠的巔峰，只有永遠的奔赴；沒有絕對的公平，卻有絕對的努力。

對於身處AI時代的年輕人而言，這份「飛馳精神」更顯珍貴。我們面對AI算法的擠壓，會質疑自己的價值，會懼怕被技術淘汰，但張馳告訴我們，AI的精妙算法永遠無法替代人類的專業積累與執著堅守。我們每一個人都處在自己人生的賽道上，或許會面對迷茫與困惑，或許會遭遇挫折與打擊，或許會被現實磨平銳氣，但請記得，要有出發的夢想，不必懼怕前路的未知；要有堅守的勇氣，不必計較一時的輸贏；更要扎實打磨自己的專業能力，為自己爭一口氣。

那些在困境中咬牙堅持的瞬間，那些為了熱愛傾盡全力的模樣，那些塵沙飛揚中依舊向前的身影，都是人生中最絢麗的風景。願每一個年輕人，都能握住人生的「方向盤」，以熱愛為油門，以專業為底氣，以堅守為輪胎，在屬於自己的賽道上，全速馳騁，一往無前，縱使塵土飛揚，縱使歷經磨難，也能最終擁抱屬於自己的輝煌，活成自己的英雄。

●金夢瑤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

文苑英華

香港「非遺」動態實踐 孕育獨特生命

文自由戲

當代文藝的疆界早已逾越畫布與舞台，文字遊戲作為數字時代的一門複合敘事藝術，以交互式的筆觸拓印着人間情意的千百種輪廓。它將劇本、音樂、視覺與玩家選擇熔鑄為沉浸的詩篇，讓每個點擊與抉擇都成為參與構築情感宇宙的磚石，而我們正是在這樣的筆墨江湖裏反覆穿行。

遊走在文字遊戲的筆墨江湖裏，我們總為劇情裏虛構的情節動容，為角色間生死與共的情誼動容，可兜兜轉轉才懂，世間最綿長、最篤定的情感，從來不是筆墨杜撰的傳奇，而是血脈裏與生俱來的牽絆——手足情。它沒有戲劇的跌宕反轉，沒有角色羈絆的刻意解鎖，卻從呱呱墜地起，便成了一生拆不散、割不斷的聯結，藏在朝夕瑣碎裏，也留在千古詩人的墨香中，溫柔了千年歲月。

與君世世為兄弟

古人重情，手足之誼更是被奉為至情，那些流傳至今的詩人軼事，將這份深情描摹得真切動人，蘇軾與蘇轍的兄弟情，便是其中最溫潤的一筆。在文字的天地裏，他們是唱和相隨的知己；在塵世風雨中，是互為鎧甲的依靠。

二人自幼相伴苦讀，同入仕途，卻一同歷經宦海沉浮，一生聚少離多，卻把彼此放在心尖，用詩詞與行動，寫就了手足情深的典範。

那場震驚朝野的烏台詩案，蘇軾身陷囹圄，性命垂危，朝堂之上眾人避之不及，唯有蘇轍不顧仕途盡毀、牽連獲罪的風險，毅然上書朝廷，甘願捨棄一身功名，只求換兄長一條生路。

這份義無反顧的守護，像極了文字遊戲裏，主角為同伴擋下所有劫難的堅定，沒有半分猶豫，全是刻進血脈的擔當。此後蘇軾屢遭貶謫，從黃州的荒坡到惠州的瘴地，再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無論身處何等絕境，蘇轍始終是他最堅實的後盾，千里寄書、送衣贈物，隔着山海把溫暖遞到兄長身邊，讓顛沛的歲月有了慰藉。

蘇軾獄中寫下的「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沒有辭藻堆砌，卻道盡了手足情的極致。而王維獨在異鄉，重陽登高時念及兄弟，揮筆留下「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沒有濃烈的抒情，只是淺淡的念想，恰如我們在遊戲裏路過熟悉場景，猛然想起並肩同行的人，平淡細碎，卻直擊心底最柔軟的地方。

手足情從不是轟轟烈烈的誓言，而是細水長流的陪伴。它是兒時爭搶零食、拌嘴後又和好的天真，是長大後各自奔赴前程，卻永遠為對方留一盞燈的踏實，是困境中毫不猶豫的伸手，是順遂時真心實意的祝福。如同文字遊戲裏的長線羈絆，無需日日維繫，卻在你需要的時候，永遠有一份篤定的依靠，歷經時光沖刷，也從未褪色。

這份深情，被歷代詩人落筆成詩，成為千古佐證。除了蘇軾、王維的千古名句，杜甫在戰亂中與兄弟離散，悲嘆「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寫盡手足分離的酸楚；白居易念及手足飄零，亦有「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感慨，字字句句，皆是手足情的真實模樣。

在文字遊戲構築的萬千世界裏，我們追尋過無數動人情感，可血脈相連的手足情，始終是最質樸也最珍貴的存在。它無關名利，不問得失，是歲月贈予我們的禮物。願我們都能珍惜這份與生俱來的緣分，如同遊戲裏彼此守護的角色，與手足相伴相依，共賞朝暮，共渡風雨，讓這份情長，溫暖往後的每一段旅途。

文字遊戲感人情節 源自真實兄弟情



●每年農曆五月初五日端午節期間舉辦的龍舟競渡亦列於香港非遺清單。

資料圖片

要數近年的潮流語，相信「非遺」絕對是其中一語。「非遺」，全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二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我國於翌年2004年加入《公約》。香港特區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自然也義務履行《公約》內容。於是，香港非遺之路也從此鋪開了。

根據《公約》規定，各締約國應在社區、群體和相關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下，確認和確定境內各種非遺項目，以編制非遺清單，作為保護的基礎。經過了多年的籌備、工作，在2014年，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香港首份非遺清單」，當中收錄了480項非遺項目。而後來在2024年更新的「非遺清單」中，有34個項目納入「非遺清單」，經整合後，「非遺清單」項目數量由480個增至507個。

體現文化價值和緊急保存程度

事實上，這507個非遺項目有着不同的文化價值和緊急保存程度，所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2017年8月14日公布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下稱「非遺代表作名錄」），涵蓋共20個項目，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提供參考依據，就保護香港非遺，特別是具有高文化價值和急需保存的項目，在分配資源和採取保護措施時訂立緩急先後次序。

其後，香港特區政府參考了公眾意見，新增4個項目至「非遺代表作名錄」。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24個「非遺代表作名錄」中，有12個項目已經被錄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

項目名錄」。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卻擁有如斯豐富的文化遺產，這絕對是讓我們感到自豪。話說回來，到底什麼是「非遺」呢？

「非遺」，即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最開始的定義是文化傳統資產，像文物、遺址、建築等有實體、物質性的文化資產。

後來，人們發現了這些物質性的文化資產以外，還有另一些具有價值的文化資產不能完全歸類於前述定義的「物質文化遺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所以，「文化遺產」一詞後來擴充意涵，成為包括了「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詞彙。而有些學者，因應

着二者的形態各異，稱呼前者為「固態文化遺產」，後者為「活態文化遺產」。

用「活態」來形容「非遺」是切合了大眾對「非遺」的理解。根據《公約》，非遺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些項目都是世代傳承，並「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重新創造，地方文化得以孕育出獨特的生命力」。

因此，「非遺」並非「固態」，也非一成不變。反之，它是「動態」，會因應各個社群、族群而有所變化。

從家奴到大將軍 衛青忠心衛國

文化淺談

衛青字仲卿，西漢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是縣吏鄭季與平陽公主的侍婢衛氏的私生子，跟從母親姓了衛氏。衛青年紀稍長後，曾經回到生父鄭季的家裏，可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看不起他，當作奴僕使喚，百般欺凌，只好返回平陽侯家當家奴。隨着年齡的增長，衛青學會了一身騎馬射箭的本領，因此被選為騎奴，做了平陽公主的侍從。

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遊灊上，回程中經過平陽公主家，平陽公主設宴款待武帝。宴席中武帝看中了衛青的同母姐姐衛子夫，並且把她帶回宮中，寵愛有加。過了一年多衛子夫懷了身孕，地位更加穩固，衛青也因此入宮，在建章宮擔任侍衛。不久武帝封衛子夫為夫人，衛青也被提拔為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是掌議論的官，衛青出身低微，學識不多，沒有引經據典討論國家政務的能力。經過幾年的觀察後，武帝決定改任衛青以武職，讓他領軍抗擊匈奴，衛青從此開展了戰功顯赫的軍旅生涯。

元光六年，匈奴單于出兵侵擾上谷郡，武帝拜衛青為車騎將軍，與公孫敖、公孫賀、李廣等將領分道抗擊匈奴，但結果只有衛青一路獲勝。元朔元年，數萬匈奴騎兵侵擾遼西、漁陽、雁門三郡，衛青率騎兵三萬從雁門郡出擊，擊退了匈奴的入侵。

漠南漠北揚漢威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從雲中郡出擊，向西掃蕩匈奴勢力，經過朔方郡的高闕（今內蒙古杭錦後旗），一路到達隴西郡（今甘肅臨洮）。衛青迂迴奔襲數千里，擊敗匈奴的樓煩王和白羊王，收復了河套地區，並建立朔方郡。這場戰役也就是西漢對匈奴三大戰役中的「漠南戰役」，由此解除了匈奴對京城長安的直接威脅，衛青亦因此而封為長平侯。

元朔五年，衛青與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等將領合共十多萬人進擊匈奴右賢王大營。雖然右賢王突圍逃去，但漢軍俘獲了一萬五千多人，這次戰役稱為「高闕之戰」。當漢軍大奏凱歌，班師回朝途中，代表漢武帝的使者到了，在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歸屬衛青節制。

元朔六年，衛青從定襄郡分道出擊匈奴，但這次遭到匈奴頑強抵抗，其中趙信、蘇建兩名將軍的部下死傷大半，趙信投降了匈奴，蘇建則隻身逃回後方。軍中一些將領促請衛青處決蘇建以立威信，不過衛青卻回答說：「我以皇上的近臣身份統帥三軍，威信全部來自皇上，根本無須殺人立威。即使有殺蘇建的權力，但我不敢擅自使用。」衛青把蘇建交由武帝裁決，武帝經一番思量後，並沒有處決蘇建，只把他貶為庶民。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朝對匈奴規模最大、最具決定意義的漠北之戰展開。大將軍衛青

與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深入漠北，以步兵數十萬緊隨其後，另有擔任運輸的軍馬數萬匹，軍勢浩大。衛青率軍出定襄，尋找匈奴單于主力決戰，霍去病出代郡，攻擊匈奴左賢王部。

衛青出塞千餘里，直抵匈奴單于屯兵處，兩軍展開大戰，衛青下令漢軍以兵車環結為營，以為依託，用弓弩射擊匈奴騎兵。雙方由清晨激戰至傍晚時分，風沙大起，大家都看不清對方，在沙塵中糾纏，兩軍傷亡相當。

衛青當機立斷，命精銳騎兵五千人借助沙塵掩護，左右包抄，直插單于大營，單于見勢不利，率騎兵數百人突圍逃走，衛青追擊了二百多里。此役雖然未能俘獲匈奴單于，但已重創匈奴主力軍團。至於霍去病一路，出塞二千多里，大敗匈奴左賢王部，直達狼居胥山而止。漠北戰役令匈奴元氣大傷，此後大漠以南再沒有匈奴王庭，而匈奴單于亦多次遣使與漢通好，漢匈之間一段時期相安無事。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衛青病逝，諡長平烈侯。衛青以家奴身份平步青雲，終至大將軍，並且封侯，雖然與姐姐衛子夫的幫助有一定關係，但無可否認，衛青本身的確具有傑出的軍事才華，故此能夠建立赫赫戰功。難得的是作為當朝皇后的弟弟，全國軍隊的統帥，可謂位極人臣，但他一直依然謙厚仁讓，不結黨、不專權、不干涉，始終堅持做一個純粹忠心衛國的軍人。

●緩園 資深中學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副總監，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